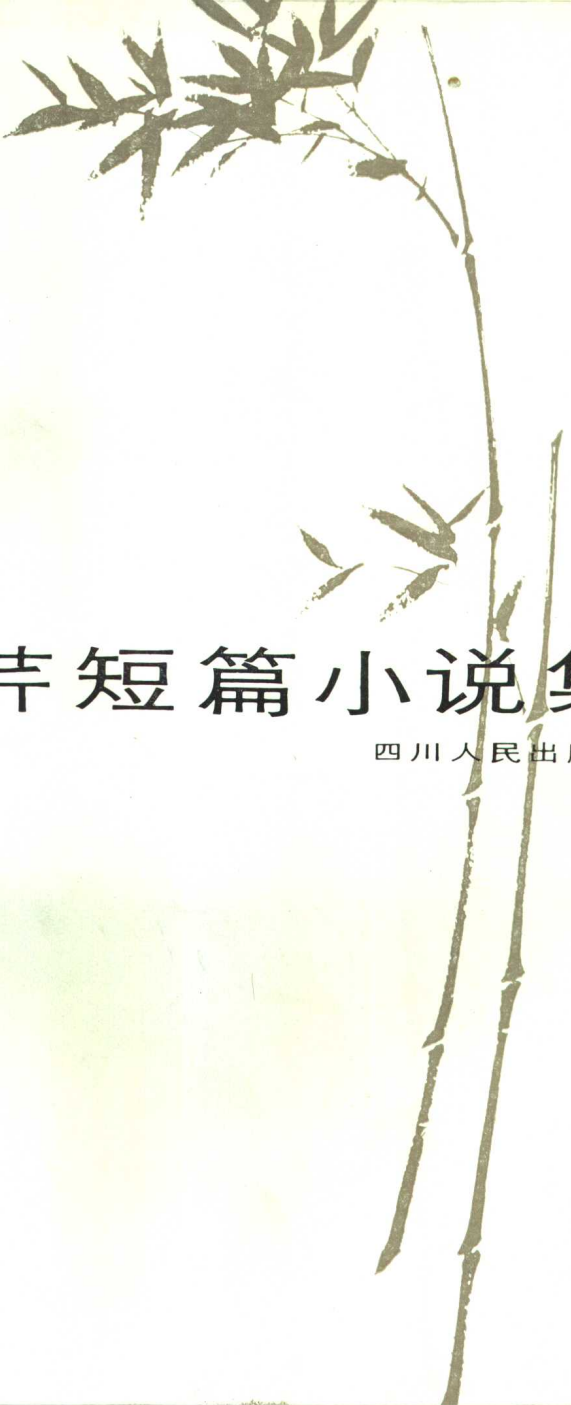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周克芹短篇小说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曹礼尧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戴卫

周克芹短篇小说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7.5 插页9 字数130千

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6,000册

书号：10118·715

定价：0.90元



周克芹，四川简阳县人。一九三六年生于一个贫苦家庭，曾在成都农业技术学校上过学。后回家务农，当过民校教师，生产队会计和公社的农技员。

周克芹从小酷爱文学，又由于他一直生活在家乡农村，对农村生活有着不懈的“生活积累”和“感情积累”，所以五十年代还在农技校读书时，就在《工商导报》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。此后，他陆陆续续写出了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。七十年代，《中国文学》即已把他的短篇小说《李秀满》介绍到国外。而八十年代更是他创作上的一个丰收时期。短篇小说《勿忘草》和《山月不知心里事》在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一年连续两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创作奖，长篇小说《许茂和他的女儿》一九八二年又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。一九七九年我社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《石家兄妹》，这里出版的是他的第二个小说集，共收入他近来写的短篇小说十二篇。从这些作品里，我们可以听到中国农村前进的脚步音，同时亦可看到作者在创作道路上进行艰苦探索的脚劲。

目 录

灾 后.....	1
青春一号.....	19
两妯娌.....	40
勿忘草.....	55
落 选.....	77
在艰难的日子里.....	94
甘家塬的甘大爷.....	115
采 采.....	136
风为媒.....	153
山月不知心里事.....	169
钱 行.....	190
邱家桥首户.....	213

灾 后

江洲坝子，三月的夜晚，田野里飘散着浓郁的花香。月亮在高高的、深蓝色的夜空，慢慢地移动着。它把银色的光华洒在一马平川的坝子上，也投进每一个农家小院的窗口。

辛大嫂斜躺在床上，半睡半醒的。月光照着她黝黑、清瘦的脸，微微皱起的眉毛和那四周新起了一圈淡青色的眼睛。

有人说，即使是一个最能掩盖自己心事的女人，她的烦恼有时也会从她眉梢眼角上流露出来。

辛大嫂就是那样的人。她今年三十六岁，由于家口重、拖累大，四个小娃儿能吃不能做，七十岁的婆婆娘身体一年比一年差，担任着生产队长的男人又不太管家庭事务。所以，辛大嫂屋里屋外的活路是“犁上解到耙

上”，分外劳累。虽然如此，她却并不显得疲倦和烦躁。从小就过惯了艰苦生活，养成了勤劳的习惯，她总是那样埋头苦干。平日里，遇上了什么难处，辛大哥要发点脾气，她却默默地，咬一咬牙就过去了。要是遇到了高兴的事，比如说男人在公社领了奖状回来，全家都欢喜得不得了，她却难得发笑。只不过手脚动得更勤快，让辛大哥把全副精力都放在集体的事情上去。她永远是那样默默无闻地、任劳任怨地过日子。随着生产队的产量年年增加，他们的日子也一年比一年过得富裕。渐渐地他们家有了余粮，有了存款，她心中也慢慢升起了美好的向往：让婆婆娘多吃点油荤，使她老人家多活几年；让孩子们长得壮一些，将来不论参军还是做庄稼，或者干别的，没有个好身体是不行的。还有，就是把男人待承得更好一点，让他全心全意干革命，当好队上的家。眼看就四十岁的人了，等两年就给他买一件“罗卜丝”的皮袄，冬天寒夜出门，开个会披一披。……所以，辛大嫂虽说劳累，然而“再苦再累心也甜”！象永远都有一股温暖的春风在心中荡漾。在她沉静、清瘦的脸上，总是明显地留着青春的秀气，一对大眼睛总是那样黑白分明，闪耀着温暖和谐的光泽。

但是，近来谁都看得出，她变了：眼角的纹路清晰可见，一对细眉常常蹙起，眼里流露出一种不曾有过的焦躁和忧郁的神色。

月光，慢慢地从她脸上移到旁边熟睡的么娃子的红润的小脸上。辛大嫂睁开了眼睛，头微微抬起，静静地倾听着、搜索着屋外一切细微的声响。

起风了，繁茂的竹梢发出沙沙的声音。远处，沱江涨水了，传来与往常不同的沉闷的哗哗声……

“他回来了吗？——还没有回来呀？”隔壁屋里婆婆娘又在问了，声音里充满着忧虑。

“没有哩。”辛大嫂回答说。

“哎，该不会出啥子事情吧！”

辛大嫂一惊，忙坐了起来——婆婆娘这句话，使她再也睡不安稳了。

这时，那只过年舍不得杀的大鸡公在笼子里“喔……喔喔”地叫起来了。

辛大嫂呆呆地坐在被窝里。月光移到了蓝底白花的被面上，风在吹，竹影在动，细碎的月光摇摇曳曳……

“我不该顶他两句！哎……”辛大嫂想到辛大哥的出去，心里十分后悔。

辛大哥是一个大个子，宽脸盘，生性乐观的人。有时还爱说句笑话。他嘴里缺着一颗上门牙，据他说，那是年轻的时候，下河打鱼，有一次摸到一个“鱼窝子”，手里抓，嘴里衔，叫一条大鲢鱼把门牙“咬掉了”的。每逢他绘声绘色地摆起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总叫人把肚子都笑痛。他的这个生理缺陷，使他说话不关

风，引人发笑，更使人感到他老实、憨厚得可爱。社员们，无论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都喜欢他，信任他，爱和他交朋友。

在家里，他更是温和极了，对他妻子辛大嫂，那是“莫得谈头”的。

他心里压得重，嘴里不吭声。去年秋天那场特大的灾害，虽然给生产队、社员带来极大的困难，但他照样乐呵呵地对待社员，对待工作。他常常对党员同志说：

“越是困难，我们党员越要把甜的让给群众，把苦的往自己肚里吞！要是我们也愁眉苦脸的，那群众不就要哭娘了。”

自从他十八岁担上生产队长这付担子起，也不知道往自己肚子吞下了多少苦，让给了社员群众多少甜！

去年秋天，几场从没见过的大暴雨之后，一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灾害临头了。山上一个大水库垮了坝，洪水象猛兽一样奔下山来。一夜之间，十里方圆的江洲坝（粮棉高产的江洲坝呵），变成了水乡泽国。当洪水窜入沱江去以后，坝子上含苞的稻子、挂须的玉米、结桃的棉花、展藤的红苕……差不多全给卷走了；没有卷走的，也淤上了一层厚厚的泥沙。辛大哥的生产队在坝尾上，损失最严重。那天，当他抢完险以后，一个人站在泥水里，向自己的生产队茫然一顾：有一半的房子垮塌了，地里白花花一片，什么也没有了。他有生以来，第

一次哭了，哭得那么伤心……

当天晚上，他去参加全公社的生产队长会议，坐在会场角里，支部书记指着一个人对他说：“你看，站在中间讲话的是哪个？”

辛大哥睁大红肿的眼睛向台上一看，小小的台子上，整整齐齐地坐着二十来个人。有的穿着干部服，有的只穿件背心，衣服上全都溅满了泥点。中间站着讲话的，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子。身子是那样的单薄，声音却又是那么洪亮！你简直不敢相信，那个充满着巨大号召力的洪亮的嗓音，就是从那样一个老头子嘴里吐出来的。

支书悄悄对辛大哥说：“那是我们的县委书记杨忠同志。他身子有病，前些日子，被县里那一帮人围在县委办公楼里，要他交权，整整围了十天！……晕倒在地上了。进医院以后才一天，听说我们这一带遭了灾，就带着县委委员、部长、局长、机关干部……带上了救灾的粮食、物资，连夜赶来了。”

辛大哥十分感动地望着县委杨书记。突然，杨忠同志点着他的名字。辛大哥吃了一惊，注意地听着：

“我们要向江洲坝子的辛队长学习，他那一句口头禅——要把甜的让群众，把苦的往肚里吞，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共产党员、生产队长战胜灾害，鼓舞群众的战斗号令……”

辛大哥惶惑了：我 没 做 什 么 事 情 嘛，县委书记怎么知道我呢？还表扬我？……他急忙掀起袖子，把眼睛使劲地揩了一下，生怕县委书记看到他那一双红肿的眼睛。

.....

党中央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以后，辛大哥更有奔头了，他更加起劲地领着大家干。把积水排干了，把淤泥搬走了，把沟渠挖通了，把道路修复了……

但是，一个困难克服了，另外的困难却又跟着来了。到霜降前夕，该抢播小春的时刻，队里穷得来连化肥都买不回来。银行分来了贷款指标，可是，辛大哥却对大伙说：“我们遭了这场灾害，国家花在我们身上的钱啦粮啦，已经不少了。这一年，国家也多灾多难，我们不能光想着自己一个生产队！我看，这个贷款是不能领的。”

他首先说服辛大嫂，把她积攒在手头的一百元钱拿了出来。接着，凡是有几个存款的社员，也都三十、二十地把钱投到队上。小春顺顺利利地种了下去。

冬天里，大家没有松劲，嘴里嚼着国家供应的粮食，干的、稀的，紧巴巴地过日子。农田基本建设也搞得热火朝天。

麦苗长得绿油油的，油菜开出了嫩黄嫩黄的花。地里有了好庄稼，心里就有望了。大家盼望着一个好收

成！

阳光一天比一天暖和，地气上升了。这天，辛大哥领着社员做完了早稻秧母田，看看时间还早，便独自往小麦地里走去。麦苗长得实在逗人爱，可就是叶子有点异样。他走近一看，是一点一点的黄色粉粉。他加快脚步，又走进另一个麦田。走完所有的麦田以后，他的心都提起来了：“天哪！这是黄锈病呵！……”

麦子生了病，还不是使他心情沉重的主要原因。眼下队上没钱买农药，这才是不好办的事情。

“往哪里去凑这一笔钱？这该咋个办呵？……”他一路想着，一路走回家去。

一进屋，晚饭已经摆在桌子上了。

辛大嫂喊大娃子提来了洗脸水。

“去向国家贷款吗？……不，咬咬牙……”辛大哥一面想着，一面洗着脸。

幺娃在哭，三娃在闹，二娃大娃在嘻嘻嘻地笑。

“她手头还有一点钱吧？……”他继续这样想着，抬起头来向辛大嫂望了一眼。

“呃，你手头还有几个钱没得？”他问道。

女人回过脸来，辛大哥扬起脑壳望着她。她摇了摇头。辛大哥又埋下脑袋，洗他的脚。

辛大哥这个人，一不抽烟，二不吃酒，一年到头难得花个零钱的。因此，辛大嫂不明白他要钱干啥。

么娃子还在哭。

“莫哭，莫哭，吃饭吖！”辛大哥招呼道。

大娃子说：“么弟不吃牛皮菜。”

“不吃牛皮菜，给他吃饭嘛。”

“莫得米呀……”大娃子说。

辛大哥抬头，吃惊地向饭桌上扫了一眼，眼光停留在辛大嫂脸上：“咋个？又完啦？”

辛大嫂说：“你呀……光当队上的家，就不当这个家！”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回向男人这样说话。

辛大哥搔搔脑袋，心想：“这话也是……”

辛大嫂说：“上回国家发的返销粮还有几十斤……”

“呵？那，那就去买回来吖。”辛大哥转忧为喜。

“买？”辛大嫂又顶了一句，“拿啥子去买？伸起手去买么！”

“呃……”辛大哥又收起笑容，脚泡在水里也忘了洗。女人向来不叫苦，今天用这种口气说话，他感到问题确实有点严重。

辛大哥不是那种冷漠的人，他认为集体的事情重要，可也不能不管家庭。特别是目前困难时候，自己一个党员的家庭如果闹起生活问题来了，对群众影响太大了。这时，他着实焦急起来了。

“真是，一尺都好过，一寸难得过……”他想。

他闷闷地吃完两碗牛皮菜。

么娃子哭一阵以后，躺在辛大嫂怀里睡了。辛大嫂也赌气地没有动一动筷子。

自从遭灾以来，辛大哥爱在吃饭的时候往社员家里去。这家进，那家出，看看社员是不是都吃得饱、喝得足，有什么为难的帮着解决解决。至于家里，因为女人向来能干，他也就没有更多地操心。“想不到麻烦竟出在自己家里……”

“不要这么愁眉苦脸的嘛！”他对女人说，“家里的困难总比队上的困难好解决。我就不信会把嘴巴搁起！”他想说句笑话，但没有成功。

女人飞快地转过脸去，揉了他一句：“好解决，你就解决一下看……”

辛大哥苦笑一下，咽下一泡口水。半晌才说：“好嘛！我来解决。”

就在这时，门口走进一个人来：中等个子，清清瘦瘦的一个老头。

“杨书记！”辛大哥兴奋地叫了一声。

辛大嫂一惊，慌忙放下么娃子，拿背对着刚进来的县委书记，用最迅速的动作把桌上的饭碗收起来。正要端到灶房头去，杨书记却走到桌前来了。他向碗里瞟了一眼，没开腔，脸色沉沉地坐在高板凳上。

辛大嫂脸上飞起一道红云，有点慌张了。

“老辛啦，眼下这场春荒过不去了吧？”

“嘿嘿……”辛大哥不知该怎么回答，却问：“杨书记那么忙，又下江洲坝来了。”

老杨说：“今天刚到，干了半天活，串了几家门。……我看啦，你家的生活比好多社员都紧。是吧？”说着，又转过脸对正要走的辛大嫂说：“大嫂，老辛他不管家务，可把你苦了呀！”

辛大嫂低了头，抱起一叠饭碗进灶屋去了。

县委书记坐了一阵，问了问大春生产的准备情况以后，便告辞走了。说是到支部书记家里去过夜。

当辛大嫂洗刷完了，从灶屋里出来时，辛大哥已经把蓑衣披在背上了。她也没有问他上哪儿去，只是赌气地瞪着他。

“愁眉苦脸的干啥子？……”他声音很重，说罢，就出门去了。

……如今，大半夜了还不见回来。

月光慢慢移过床沿，移上东墙，又慢慢地从窗洞里退了出去……外面的风吹进来了。

鸡公“喔——喔喔”地叫起来了。辛大嫂坐在被窝里，心里非常后悔：俗话说，人人都有个脾气嘛！何况两口子从来没有撑过嘴呢？自己那样顶了他，他能不冲起走么？……辛大嫂这样想着，两支脚已经放下床了。

鸡公越叫越起劲：“喔——喔喔——”

“叫啥子？过几天就宰你脑壳！”辛大嫂愤愤地说。再过几天辛大哥满四十，她早就决定那天杀只鸡，让一家子好好乐一乐。

“哎，老都老了，还冲气啦。”她一边穿衣服，一边这样想。当她断定辛大哥是在冲气时，不由得鼻子酸酸的。

她把男人的棉袄抱在怀里，轻轻地走出门去。

月光如水，大地睡得正香。一股寒风迎面扑来，她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。

“上哪儿去找他呢？”

辛大嫂抱着男人的棉袄，茫然地向前走着。到了罗大爷的院子，她想：“罗大爷是党小组长，党员们常常夜里聚在这儿开会，也许他在这儿？”辛大嫂这样想着，加快脚步走上门去——门关得紧紧的，屋里没有灯光，罗大爷却扯着响雷一般的鼾声。

辛大嫂退了下来。

“他到哪儿去了呢？”她一边低头向前走去，一边沉思着：“从来没有这样干过的，今晚遇着鬼罗。还不是因为遭灾以后的困难嘛！……我积攒在手上的钱，你要不给我拿去投到队里，哪在这场事呵！我一个女人，有啥子办法呢！”

她飞快地向前走着，决定到前面支部书记家里去问问。因为县委杨书记在那儿，说不定他也在那儿。

“哎，难呵，难呵！……”她辛酸地想着。秋天里一场大水灾来了，江洲坝子的庄稼被卷走了，辛大嫂的美好愿望，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。……但是，党的关怀、集体的威力，使她又燃起了对未来的信心。她从男人那里直接获得巨大的力量。在生产自救，重建家园的斗争中，她总是吃苦在前，总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，鼓舞着她去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。为了能使男人把整个身心都放在抗灾斗争中去，她和他共同分担着斗争的艰苦，分享着胜利的欢乐。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，辛大哥在她眼里，越发变得可爱了！……

辛大嫂想起这些，眼里忍不住滚出了两颗热泪。

辛大嫂想到这里，又不由得笑了。举目四望，月光下，满坝子的麦田闪着晶莹的露珠。油菜花，胡豆花，还有远处的苹果花飘来阵阵清香。这个一向勤劳苦干的妇女，突然觉得：生活了这么多年的江洲坝子，经历了一场浩劫之后，如今却变得更年轻了。她现在好象才第一次感觉到：江洲坝子是这样的美，这样的秀呵！……

“是呵，建设一个新的江洲坝！”她这样默默地念着，加快了脚步朝前走。“干不该，万不该顶他那两句，他身上的担子多重呵，唉！……她感到脸上热辣辣的。快走到保管室了，过去一点，就是支部书记的家。

“是哪一个？这么早就出门了？”保管室守夜的民兵问。

辛大嫂忙说：“是我呀！……青蛙兄弟，你看到我们家老辛吗？”

“辛大哥么？……河边上去了！”

“到河边上干啥哟？”她心头一紧。

“打鱼呗！昨晚他到我们家借了网去……怎么？还没回家呀？”

辛大嫂已经跑开了，不知道是高兴呢还是责备。她心里想：“好冷的天呵！打几个米钱，早就该回来了嘛！……”

她简直是在放小跑了。到了沱江边，顺河找去，却没得一个人影。月光下，小北风呼啦啦追赶着满河春水，一个劲地向前奔跑。她又忙折转身来，沿河而上。走了一阵，终于在那老柳树下的泥岸上，看到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那是辛大哥的蓑衣。

辛大嫂站定，心又紧了：“人喃？……”

隔了一阵，才看见辛大哥从河里爬上岸来，提着的鱼网里卷着两条半大的鱼儿。他浑身哆嗦着，望着辛大嫂惊喜地问：“你……你跑来干啥呀？”辛大嫂上前把棉袄披在男人身上，无限怜惜，又无限感激地望着他，她想说出句赞美的话，但是没有说出口来。

辛大哥把蓑衣揭开，下面立即发出鱼儿蹦跳的声音。辛大嫂凑过去一看，树荫底下的洞里活蹦乱跳地装着十几条大鱼，看样子约莫四、五十斤。她惊呆了！象